

事文類聚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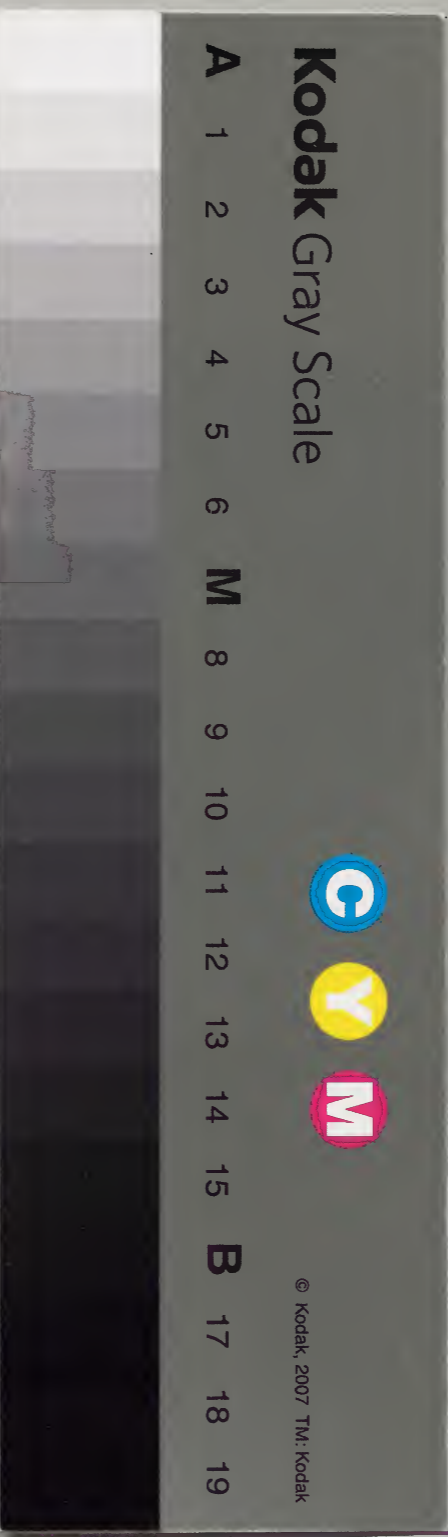
二十三、二十四

在
561
之

漢書門	六二六	六一二	一五二	二二九
類	號	函	架	冊

内閣文庫
事文類聚
前集
合
六二六
冊
二二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126
冊數	61 (12)
函號	365 3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事文類聚前集

四十之一

廿三

24
2
23

事文類聚

東 京 圖 書 館			
三 の 冊	三 五 號	三 五 架 函	漢書門 類書類

不許帶出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技藝部

淺草文庫

畫者

羣書要語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八佾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前武詔以五采

彰施於五色

益稷

白受采

禮器

爰變丹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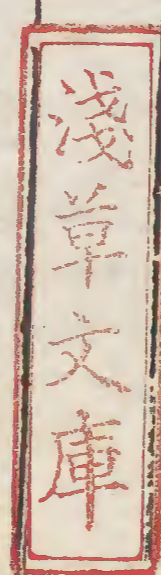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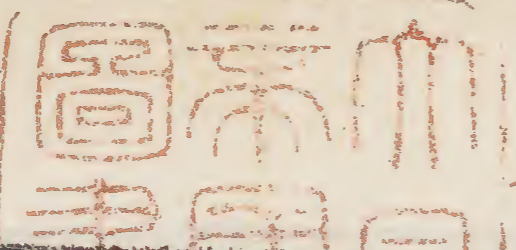
揚吾

子畫虎不成反類狗

馬援傳

諸大幻師求太陰

精用和幻藥是諸師等手執方諸承月中水周



禮注鏡謂之方諸 楞嚴經 畫有六法一曰氣韻

生動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

賦彩五曰經營置位六曰傳移模寫畫品

詩句 方諸承水調幻藥灑落生綃變寒暑荆公

古今事實

解衣槃薄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
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薄羸君曰可矣是真畫
者也 莊子

誤墨畫蠅

曹不興善畫吳主使不興畫屏風墨落點素因
就以作蠅既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雜興錄

發厨取畫

顧長康曾以一厨畫糊題寄桓玄皆其所珍惜
者玄乃發厨取之封題如初畫並不存直云妙
畫通靈變化而去了無恠色 世說

觀畫施錢

顧愷之建康實錄注去京師寺記興寧中瓦棺
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

夫無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刹注一百萬
長康素貧時以為大言僧後寺成請勾疏長康
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
軀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
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
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錢
也藝文類聚引世說愷之為虎頭將軍今世說
不載名畫記云小字虎頭

登樓罕見

顧愷之建層樓為畫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並
不下筆炎涼皆過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登樓去

梯妻子罕見

南齊謝奕畫品

點睛龍飛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
之即飛去人以為誕妄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
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眼者見在水衡記
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爾再往
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
後去夫閻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而不
足以知之世之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
不亦踈乎后山談叢

油污其畫

桓玄好蓄法書名畫客至嘗出而觀客食寒具而油污其畫後遂不設寒具集韻寒具餠也

劉禹錫嘉話

誤墨畫牛

晉王獻之桓溫嘗使書扇墨誤落因畫作烏犢駁牛甚妙

羞為畫師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閻立本伴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恨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毋習本傳

鄭虔三絕

唐鄭虔善圖山水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觀畫地獄

吳道玄字道子畫地獄變相後成都人來觀咸懼罪修福田兩市屠沽魚肉不集

朱景玄畫斷

取軸棄畫

王涯居永寧里名書畫以金玉為奩軸鑿垣貯之重複固秘及被誅為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

襲父兄業

毛稜惠遠子便速有餘真巧未足若比其父則牀上疊牀隋法倫筆調精密方之厥兄恐屋下架屋續畫品

畫見夜隱

太宗朝李玉獻畫牛畫則齧草欄外夜則歸卧

欄中莫曉其理僧贊寧曰此幻藥所畫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著物畫見夜隱沃焦山石磨色漆物畫隱夜見海外記

啜茶觀畫

經筵承受張茂嘗招講官啜茶觀畫程明道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龜山語

王墨山水

王墨善潑墨號王墨善畫酒酣之後先以墨潑絹脚踏手捫隨其形象為山為水為石為樹倏忽造化不見其墨汚之處畫斷

黃筌畫花

黃筌父子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筆畫之殊草草畧施丹粉而神氣迥出別有生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効諸黃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筌不復能疵瑕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崔白翎毛

崔白濠梁人攻畫雖以敗荷鳧鴈得名然尤精花竹翎毛

惠崇小景

僧惠崇建陽人工畫我路鳥鷺尤工小景善為寒汀煙渚瀟灑虛曠之狀又工詩荆公詩注

古今文集

雜著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

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
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
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
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弓矢鈇鉞植者
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
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方涉坐而
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
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二十有一人挹
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三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
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
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主事三十有
二馬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馬大
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馬行者牽者
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
齧者飲者溲者涉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
喜而相戲者怒相踉啣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
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馬馬
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牛大小十有一
頭駝三頭驢如駝之數而加其一馬隼一
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

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簞笠
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
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
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
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
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
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
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
見之蹙然若有所感少而進曰噫余手之所摹
也亡之且三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

國本絕人事而摹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
獨時日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
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
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
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寶繪堂記

蘇子瞻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
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
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

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復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而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服被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梁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

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年月日記

文與可畫筴管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螗蛇
蚶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
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
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
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
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
而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
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
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
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
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
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
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
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
方之人持縑素以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
之接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
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
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

可往求之。韉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也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川，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書蒲永昇畫後

蘇子瞻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為波。

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
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
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
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
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
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
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
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
也知微旣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
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
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素之流皆不及也王
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
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院水作
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
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
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
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
年而語也

書吳道子畫後

蘇子瞻

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

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
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
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
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
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
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
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
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
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
已

書朱象先畫後

蘇子瞻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
售文以遣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
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耻或者以是爲君病
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
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
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
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
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
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

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
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
之遇其解衣槃薄雖余亦得攫攘其旁也

跋東坡竹石

朱元晦

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
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
也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朱元晦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
之爲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驤首
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趣以歸
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渠不信然延平余
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
之并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
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仰存歿爲之慨然因
識其後而歸之

觀畫多忌

以下係畫評

非好事不可妄傳書畫近火不可觀書畫向風
日正唾涕不洗手並不可觀書畫昔栢玄愛重
圖畫每示賓客有非好事者正食寒具

如今之
油羹環

餅以手提書畫大點汚玄惋惜移時自後每出
法書輒令洗手水衡記

鬼神易畫

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若臺閣一
定器耳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
見鬼神則譎恠之狀名畫記

雪中芭蕉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
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
於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
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
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卧雪圖有
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
神迫得天意此難以與俗論也筆談

畫牛鴈法

有藏戴松鬪牛者以錦囊繫肘自隨出與客觀
旁有牧童曰鬪牛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畫鬪
而尾掉何也黃筌畫飛鴈頭足皆展人曰飛鳥
縮頭則展足縮足則展頭無兩展者驗之信然
仇池筆記

當辨時代

吳道子畫仲由戴木劍閻令公畫昭君著帷帽
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帷帽興於本朝舉此凡
例亦畫之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冕羅起自
齊隋幘頭用於周朝巾子創於武德胡服靴衫
豈可輒施於古象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
芒屨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辨古今
之物商較風土之宜指事會形可驗時代其或
生長南朝不見北朝人物習熟塞北不識江南
山川鄭玄未辨粗梨蔡謨不識螳螂魏帝終刊

典論

初謂無火浣布後刊之

隱居昧北藥名

本草多未曉北地藥名

吾之不知蓋闕如也精通者宜詳辨南北之迹
與古今之時然後可以議畫 水衡

墨竹之始

墨竹起於近代不知其所師承初吳道子作畫
連筆作卷不加丹青予意墨竹之師起於此 山谷
墨竹序

輕色染成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偽蜀翰林待詔黃筌以善
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遂與江南布衣徐

熙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
筆極精細殆不見墨跡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
生徐熙以筆墨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
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畫麤
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巧効諸黃之格更不用
墨筆真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
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
皆不及熙遠甚 筆談

正午牡丹

見牡丹門

張素敗墻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
意者有瀟湘八景徃歲小窰村陳用之善畫迪
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且
謂用之曰汝先當求一敗墻張綃素訖倚之敗
墻之上朝夕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
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
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
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八禽草木飛動徃來之
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景皆
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 筆談

馬不畫毛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盈尺此乃以大爲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爲小理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故名輩爲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務詳密翻成冗長約略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

毛遂亦不畫此庸人襲跡非可與論理也 筆談
古詩

畫鶻行

杜甫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
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
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
霄寧爲衆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
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
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
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
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
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水盡亞洪濤風尤
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
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
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
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

虔筆迹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尤乃瀟湘翻
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
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
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瞑踏孤
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歌岸側島秋毫末不見
湘妃鼓瑟時至今班竹臨江活劉侯天機清愛
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
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
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
鞵從此始

天育驃圖歌

杜甫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
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爲綠驃兩耳
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然龍性含變化卓立天
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考牧攻駒閱清峻
遂令大奴字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當年四十
萬匹馬張公歎其才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
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
由騁如今豈無驃裊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
即休

八駿圖

白居易

穆王八駿天馬駒後人愛之寫爲圖背如龍
頭如鳥骨聳筋高脂肉少日行萬里速如飛
穆王獨乘何所之四荒八極踏欲遍三十二蹄
無歇時屬車軸折趁不及黃屋草生棄若遺
瑤池西追王母讌七廟經年不親薦壁臺南與
盛姬遊明堂不復朝諸侯白雪黃竹歌聲動一
人荒樂萬人愁周從后稷至文武積德累功世
勤苦豈知纔及五代孫心輕王業如灰土由來
尤物不在大能蕩君心即爲害文帝却之不肯
乘千

里馬去漢道興穆王得之不爲戒千里馬來周
室壞至今此物尚稱珍不知房星之精下爲恠
八駿圖君莫愛

杜秀才畫立走水牛歌

崑崙兒騎白象時時鑱著師子項奚奴跨馬不
搭鞍立走水牛驚漢官江村小兒好誇騁脚踏
牛頭上牛領淺草平田擦過時大蟲著鈍幾落
井杜生知我戀滄洲畫作一障張牀頭八十老
婆拍手笑妬他織女嫁牽牛

畫竹歌贈協律郎蕭悅

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手下
獨通真丹青已來唯一人人畫竹身肥擁腫蕭
畫莖瘦節節竦人畫竹梢死羸垂蕭畫枝活葉
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笋而成由筆成野懷
水邊碕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生筠粉
態蕭颯盡得風煙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
聽疑有聲西叢七莖勁而健省向天竺寺前石
上見東叢八莖踈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
幽姿遠思少人別與君相顧空長歎蕭郎蕭郎
老可惜手戰眼昏頭雪色自言便是絕筆時從

今此竹尤難得

韓幹馬十六匹

蘇子瞻

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駿尾齊一馬任前
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
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
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
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
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
畫當誰看

孫彥古畫風雨山水歌

山深岩高石壁青白日忽變天晦冥黑風驅雲
走不停驚電疾雨來如傾山前雨點大如手山
下水湧危槎橫崩崖古樹老有靈吼怒直與風
雲爭枝披葉偃鬪不怯萬竅却欲藏雷霆鞭驢
疾驅者誰子石路嶮澁驢凌競目迷心懾愈走
愈不及來憇樹下如寒蠅蒼茫直與鬼神接恍
惚不保龍蛇驚平居此樂忽入眼孫家古圖纔
可辨柰何一幅一尺餘欲奪天地之奇變我心
愛之良有以昔苦山行親遇此一生兩足不下
堂輸尔朱門貴公子

觀易元吉獐猿圖歌

參天古木相繆枝嵌空恠石御青漪兩猿上下
一旁掛兩猿熟視蒼蛙疑蕭蕭叢竹山風吹海
棠杜宇相因依下有兩獐從兩兒花飡草嚙含
春嬉藝老筆精湖海畫推意忘形形更竒解衣
一掃神扶持他日自見猶嗟咨金錢百萬酒千
鴟荆南將軍欣得之老禪豪取橐爲垂白晝掩
門初許窺房櫳炯炯明冬曦捺藜羽革分毫釐
殘編未終且歸讀歲暮有間重借披

猴馬并引

陳無已

楚州紫極宮有畫沐猴振索以戲
馬頓索以驚圉人不測從後鞭之
人言沐猴宜馬而今爲累作詩以
導其意

沐猴自戲馬自驚圉人未解猴馬情猴其天資
馬何罪意欲防患猶傷生異類相宜亦相失同
類相傷非所及志行萬里困一誤吐豆齧荻甘
伏櫪

和張規臣水墨梅五絕

刻畫無鹽醜不除此花風韻更清姝從教變白

能爲黑桃李依然是僕奴

病眼昏花已數年只應梅藥故依然誰教也作
陳玄面眼亂初逢未敢憐

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
渾依舊唯恨緇塵染素衣

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
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

自讀西湖處士詩年年臨水看幽姿晴窻畫出
橫斜影絕勝前村夜雪時

詩話

圖塞上詩

馮太傅端嘗書云鳴駮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
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謂
坐客曰可圖於屏障乃柳如京塞上詩也

卷游錄

見詩如畫

歐陽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
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識畫
此真爲識畫也

筆談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一

前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一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技藝部

傳神

羣書要語

君子之容舒遲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

肅立容德色容莊玉藻形本於精神精神生於

道莊北遊道與之貌天與之形德充符君子有

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仁

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
盡心

詩句

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寫真

梁簡文帝詠美人看畫

古今事實

審象

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旁求於天下說築傳
巖之野惟肖

圖像麒麟閣

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其末曰
典屬國蘇武

圖像雲臺

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
雲臺始於鄧禹終於耿紀其外又有王常李通
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
以志功名之次惟馬援以椒房故獨不及

圖像凌煙閣

太宗正觀十七年凌煙閣圖畫勲臣河間元王
孝恭房梁公元齡杜葉公如晦魏鄭公徵李衛

公靖李英公勣虞永興公世南尉遲鄂公敬德
段褒公志玄合二十二人 魏徵亡帝思不已
登凌煙閣觀畫象賦詩悼痛聞者媚之帝不悅
乃停昏仆碑 薛收卒太宗親自臨問哀慟左
右後凌煙圖象嘆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
其象

畫王昭君

見姬嬪門

長康傳神

晉顧愷之字長康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
重之以爲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
成或數年不點目睛曰四體妍媸本無闕少於
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每重嵇康四言詩
因爲之圖常云手揮五絃目送歸鴻難嘗圖
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
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
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
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
堪從之

華屋圖賢

晉嵇含爲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

宇甚盛圖莊周垂綸之象命含爲贊含援筆爲
文云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
可謂託非其所可弔而不可贊也

得其神氣

周昉窮丹青之妙郭令公子壻趙縱侍郎嘗令
韓幹寫真又請昉寫未能定其優劣趙國夫人
歸省令公問此畫何人對曰趙郎又云何者最
似答云兩畫總似前畫空得趙郎形貌後者兼
得其神氣情性

朱桃椎象

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人敝衣憔悴求
傳神許笑之其人解布囊出黃道服鹿皮冠白
玉簪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
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
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
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傳朱桃椎也求者輻
湊許貪畫直每像輒取二千夢道人曰汝福有
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頰旣寤頭遂偏

括異錄

誤認畫象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美髯乃江南韓熙載耳熙

載謚文靖亦謂之韓文公因此謬為退之退之
肥而寡髯後世不復辨也 筆談

戲貴畫工

党太尉進畫真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大
蟲猶用金箔點眼我豈不消得一對金眼睛類
說

一髭不似

程伊川云今人以影祭或以髭髮不相似則所
祭已是别人大不便 遺書

形韻之別

陳后山云歐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
各自是也蓋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
韻形而不韻乃所謂畫非傳神

訟毀畫象 見官政門

乖崖留象

畫温公象 並見喪事門

古今文集

雜著

傳神記

蘇子瞻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神寫影都在阿堵

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鬚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吾常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顴感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東坡居士書

贈寫真劉琮序

胡邦衡

畫莫難於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爲難也蓋君子小人貌或類而心不同寫其形似

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爲君子未見其能寫也今夫世俗所謂骨相之至貴者宜莫如秀眉重瞳龍顏鳳姿日角也然堯秀眉魯僖馬卿亦秀眉舜重瞳子項羽朱友敬亦重瞳子漢高龍顏嵇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然則魯僖沐猴可以比堯舜而嵇李可以擬漢祖唐宗乎世俗所謂骨相之至惡者宜莫如虎狼蒙魑鳶肩之相也然尼父面如蒙魑陽虎亦如蒙魑竇將軍鳶肩馬賓王亦鳶肩揚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亦燕頷虎頭司馬懿狼顧而周嵩狼抗然則虎可以比尼父而憲之不臣可以比賓王之忠食我之惡可以擬定遠之勲乎故曰君子小人貌或似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爲君子未見其能寫也鄉老劉琮慶先天機精到得金粟影筆法恨世無褒鄂之毛骨以發其竒逢佳士或尋常人質鬼貌藍斂頤折額時一弄翰曲盡形似之妙雖君子小人骨相或同間不容髮而其心判然自殊如涇渭之不相亂老杜所謂乃知畫師妙工刮造化窟者其

在斯人歟雖然何獨畫哉自古取其形似而不
研其心至以優旃爲孫叔敖以虎賁爲蔡中郎
以成方遂爲戾太子以蕭至忠爲源乾曜以楊
國忠爲裴寬者多矣其禍可勝言哉予於劉生
竊有所感故序以識別

送寫真郭拱辰序 朱元晦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爲良
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與其精神意趣而
盡得之斯亦竒矣予頃見友人林擇之游誠之
稱其爲人而招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里

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
益卒無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
者爲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
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
爲予也然予方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
望蓬萊而歷麻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絕頂以臨
洞庭風濤之狀北出九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
翁之遺跡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
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
歸而郭君以歲晚思親不能久從予遊矣予於

是有遺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為贈

贈寫真葉君序

游誠之

頃者寫真者謁予求數語謂欲藉手諸公間且戒曰當借高論毋卑我余戲應之曰天下百工商旅皆可夸也余嘗旦而入市徧閱標榜無一謙詞者茗飲酌沽率自矜其美好龜契瓦擊率自眩其神奇至於往來貿易伎藝瑣碎類皆即事自名以致來者獨寫真不然懸之通衢人見之以為肖似則是技之良精人不以為似是拙工矣君雖欲自譽不可而余何以譽君又如一世之士視百工商旅高矣然亦不免稍自推揚之以濟其售言詩視李白言文視韓退之言律已視伯夷曾參言兵識孫吳言治齊卓魯言理財抗績管蕭桑劉而當世用之亦安能盡名其然不然者惟寫真又異乎是其精粗美惡有標的具在無所自遁子持其技即往路人而卜焉此余序意也寫真者不憚而去余是說留胷中久之江西葉君自言本書生已而棄故業為此又求序於余余以此說示之曰君知書者得毋再不憚乎葉君曰然余之技所與交者上而薦

紳大夫下而百工商賈皆有之得君之說非惟
可以自警有求余技者亦因以警之余矍然不
知其意將出此也業已戲言因書以爲贈

東方朔畫象贊

夏侯孝若

大夫諱朔字曼倩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
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
直道也故頽頽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
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取
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
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
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
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
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
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
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夫
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轍御相嘲哂豪傑籠
罩靡前跽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
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
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談者又以先生
噓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

造化靈爲星辰此又竒恠恍惚不可備論者也
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
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象
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
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旣濯能清無滓伊何
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在樂必行處淪
罔憂跨世凌時遠到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
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漆跡朝隱和而不同栖遲
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茲邑遺象在圖周旋祠宇
庭序荒蕪棟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
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
天秩有禮神監孔明髣髴風塵用垂頌聲

諸葛武侯畫像贊 張敬夫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捨方卧
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
不昧者機大綱旣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
不竦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
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乾道丁亥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

侯畫象甚古云是劉文子駒家藏唐閻立
本筆因謂敬夫盍爲之贊敬夫欣然口占
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爲非深知武
侯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因摹本而
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
出以視予俯仰疇昔如昨日事而三君子
皆不可見矣爲之太息記其下方

朱文公跋

自題寫真贊

裴度

爾才不長爾貌不揚同胡爲將胡爲相一片靈
臺丹青莫狀

東坡畫象贊

黃魯直

子瞻堂堂出于我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閔士
如墻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語以爲階而投諸
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
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
爾而名之曰元祐之黨貶之朱崖儋耳方其金
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
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不自知
其朱崖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
笑且歌一日不朝其間容戈其一丘一壑則無

如此道人何

又贊

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鑾
坡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槁頂黃馘觸時干
戈其惡之也投之於鯤鯨之波是亦一東坡非
亦一東坡計東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
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地相終始

六先生畫象贊

朱元晦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
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
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負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
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語錄云伊
川之言久看方好故云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

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毗一變至道精思
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
大帶張拱徐趨遺象凜然可肅薄夫

南城吳仲兄弟寫予真求贊

方丈蓬瀛早陪羣英鳳掖鰲局中敷帝文晚侍
嚴宸偏持樞鈞若非精神滿腹則當容貌動人
何歛頤而折額弗走俗而抗塵豈所謂相形不
如論心見面不如聞名者邪

亡友張敬夫畫象贊 朱元晦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
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
父之勞侷侷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
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
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
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
蕭曹也邪

朱晦菴畫象贊
陳同父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擦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命

呂伯恭畫象贊

朱元晦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象於可菴退老堂之上曰毋使西河之民疑我於夫子也屬其友朱熹贊之爲作詞曰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逾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吾友王才臣命秀才劉訥寫余真戲

自贊

楊廷秀

汝翎弗長汝趾弗強毋駛汝頑毋競汝驤于崖于濱其窈其茫矐矐其光弋誰汝傷秋作月荒春作華荒哦者遜兀醕者遜狂汝老是鄉莫與

汝爭鉉

吉州通守趙德輝命史寫老醜戲題
之曰

楊廷秀

有谿者中有藜者杖雲嶠風杉步月獨往龍伯
國之民歟無何鄉之民歟

張功父命冰鑑寫誠齋求贊

楊廷秀

索汝乎北山之北汝在南山之南索汝乎南山
之南汝在北山之北丁寧溪風約束杉月有問
汝者千萬勿說誰遣汝多言而滑稽又遭約齋
之牽率

吳汝玉命劉敏叔寫老醜真諸兩先
生之後因題其定

楊廷秀

益國晦翁前瞻後視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辛稼軒畫象贊

陳同父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
荷載四國之重出其豪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鬢
之既班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
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為將相之種
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

為天寵也

古詩

丹青引

贈曹將軍霸

杜甫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
雖已矣文彩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
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
浮雲開元之中嘗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
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
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
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

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
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
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
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
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
骨忍使驂騮氣凋喪將軍盡善蓋有神必逢佳
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
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
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贈寫御容妙善師

蘇子瞻

憶昔射策干先皇珠簾翠幄分兩廂紫衣中使
下傳詔跪捧再拜聞天香仰觀眩晃目生暈但
見曉色開扶桑迎陽晚出步就坐絳紗玉斧光
照廊野人不識日月角髣髴尚記重瞳光三年
來歸真一夢橋山松檜淒風霜天容玉色誰敢
畫老師古寺畫閑房夢中神授心有得覺來信
手筆已忘幅中常服儼不動孤臣入門涕自滂
元老侑坐鬚眉古虎臣立侍冠劔長平生慣寫
龍鳳質肯顧草間猿與獐都城踏破鐵門限黃
金白壁空堆林爾來摩寫亦到我謂是先帝白
髮郎不須覽鏡坐自了明年乞身歸故鄉

贈寫真何克秀才 蘇子瞻

君不見潞州別駕眼如電左手挂弓橫撚箭又
不見雪中騎驢孟浩然皺眉吟詩肩聳山飢寒
富貴兩安在空有遺象留人間此身常擬同外
物浮雲變化無蹤跡問君何苦寫我真君言好
之聊自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岩中
勲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鄂公

贈李道士 并序 蘇子瞻

駕部負外郎李君宗固景祐中良

吏也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精鍊
善畫以遺火得罪當死君緩其獄
會赦獲免時可元八十一自誓且
死必爲李氏子以報可元既死二
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
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小名蜀孫幼
而善畫既長讀莊老喜之遂爲道
士賜號妙應事母以孝謹聞其寫
真蓋妙絕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誰說虎頭非癡人腰間大羽

何足道頰上三毛自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虧

著幼輿岩石裏故教世世作黃冠布襪青鞋弄

雲水千年鼻祖尹守關門一念還爲李耳孫關

丑喜令老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子著書

五十之年初過二衰年記我今如此它時要指
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

贈寫真李道士
蘇子由

君不見景靈六殿圖功臣進賢大羽東西陳能
令將相長在世自古獨有曹將軍嵩高李師掉
頭笑自言弄筆曹前身百年遺象誰復識滿朝

冠劍多偉人據鞍一見心有得小牕相對疑通
神十年江海鬚半脫歸來俛仰慙簪紳一揮七
尺倚牆立客來顧我誠似君金章紫綬本非有
綠箬青筇甘長貧何如畫作白衣老置之茅屋
全吾真

贈都下寫真葉德明 楊廷秀

我昔山林人不識或疑謫仙或狂客仰看青天
不看人醉中那知眼青白一携破硯入長安素
衣成緇綠鬢斑上林麒麟著野馬滄洲鷗鷺綴
孔鸞漢官威儀既不入貴人樣霸橋風雪又不
見詩人相不須覽鏡照清溪我亦自憎塵俗狀
葉君著眼秋月明葉君下筆秋風生市人請畫
即唾罵只寫龍章鳳姿公與卿肯來爲予寫衰
貌擲筆掉頭欣入妙相逢可惜遲十年不見詩
翁昔年少

贈寫真水鑑處士王溫叙

我不如森森千丈松我不如濯濯春月柳髯疎
鬢禿已雪霜皮皺肉皺真老醜葉公畫時顏尚
朱王生畫時骨更臞一生愛山吟不就兩肩化
作秋山瘦君不見褒公鄂公圖凌煙腰間羽箭

大如掾君不見浣花醉圖粉墨落日斜泥滑驢
失脚貴人寒士兩相唾畫圖猶在人已非王生
王生且停手不如生前一杯酒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麾斥八極
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
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

西望太白橫峨岷眼前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
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真平生不識高將軍手
汚吾足乃敢真作詩一笑君應聞

杜甫畫像

王介甫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壯
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
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彫鏤惜哉命之窮顛
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
子什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
廷憂嘗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
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
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
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游

杜子美浣花醉圖 黃魯直

拾遺流落錦宮城故人作尹眼為青碧雞坊西
結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纓故衣未補新衣綻空
蟠胸中書萬卷探道欲度羲黃前論詩未覺國
風遠干戈崢嶸暗寓縣杜陵韋曲無雞犬老妻
稚子且眼前弟妹漂零不相見此公樂易真可
人園翁溪友肯卜鄰鄰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魚鳥
來相親浣花酒船散車騎野牆無主看桃李宗
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驢馱醉起願聞解冠脫
兜鍪老儒不用千戶侯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
眉攢萬國愁生綃鋪牆粉墨落平生忠義今寂
寞兒呼不蘇驢失脚猶恐醒來有新作常使詩
人拜畫圖煎膠續弦千古無

律詩

贈寫御真李長史 李遠

玉座煙銷硯水清龍髯不動彩毫輕乍分隆準
山河秀初點重瞳日月明官女卷簾皆暗認侍
臣開殿盡遙驚六朝天下應無敵始覺僧繇浪
得名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為余寫真因題

其上

朱元晦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
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詩話

詩可傳神

李太白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
矣亦間見於丹青俱不若少陵所作落月滿屋
梁猶疑照顏色之句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其
風采此詩與太白傳神也陳後山和饒節詠周
昉畫李太白真云醉色盡玉色起分明尚帶金
井水烏紗白苧真天人不用更著山岩裏

金粟影

老杜詩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佛經有金粟
如來謂顧愷之所畫維摩也

樂天寫真

白樂天爲翰林學士奉詔寫真集賢院後爲九
老會又寫真香山寺故賦詩云昔作少學士圖
形入集賢今爲老居士寫貌寄香山

畫洞賓

滕宗諒守巴陵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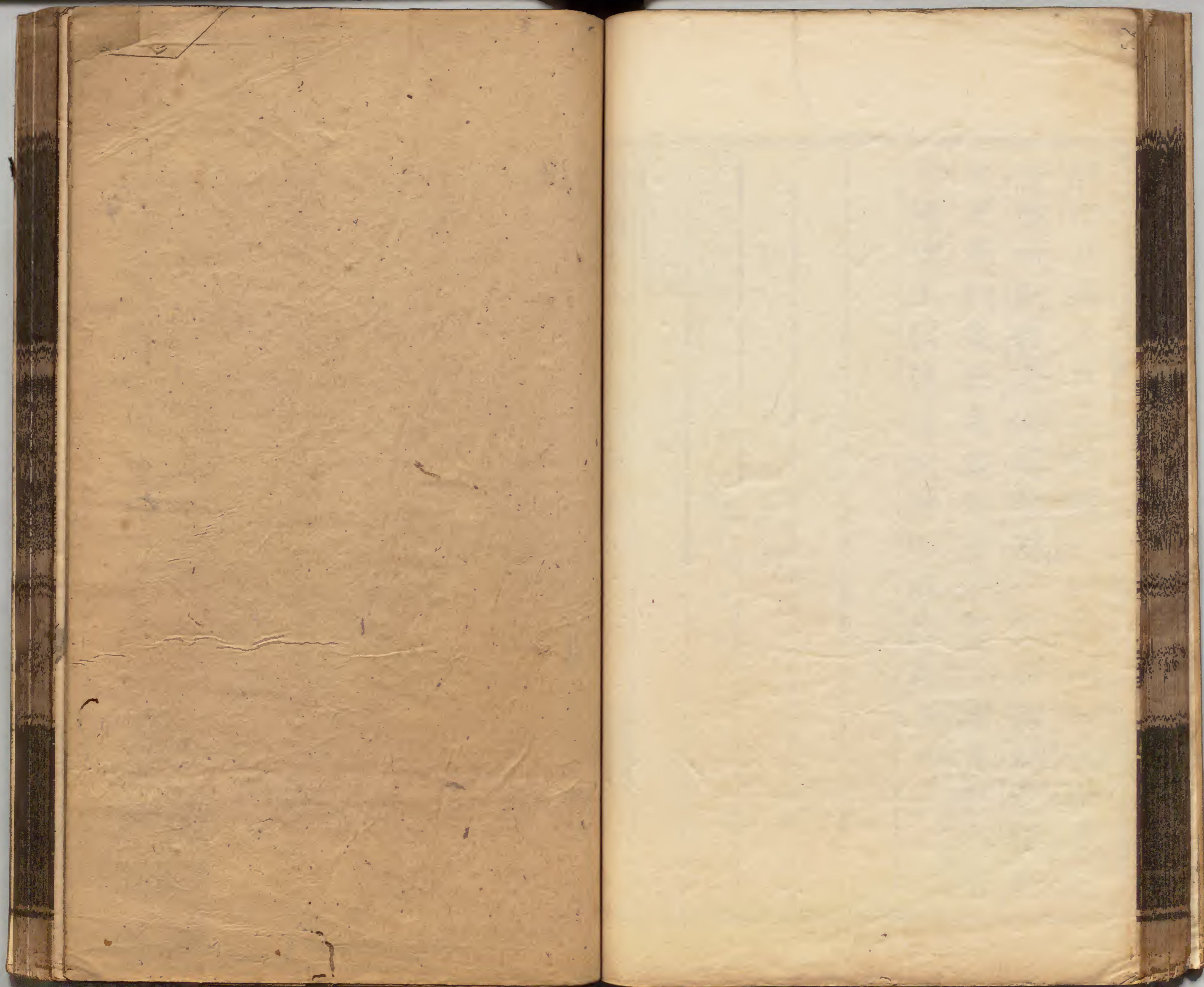
滕知其異人口占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
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風一劔橫回聞之憮然
大笑而別或云宗諒因密令畫工圖其形今岳
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本特異

筆錄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四十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四十一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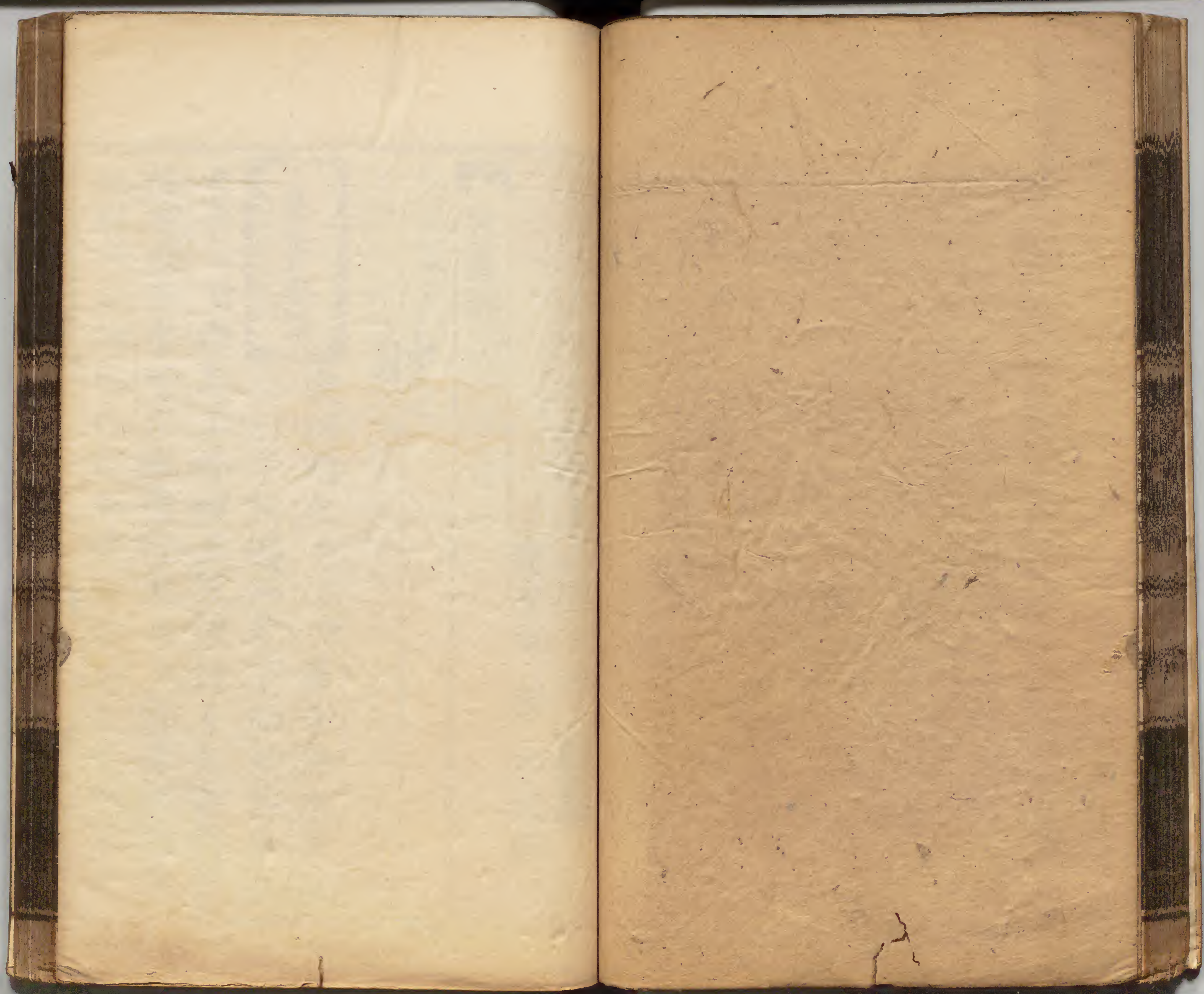
事文類聚前集

四十二之三

廿四

館書・圖京東			
三	六	別	類
〇	〇	函	書
冊	號	架	門

不許出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二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技藝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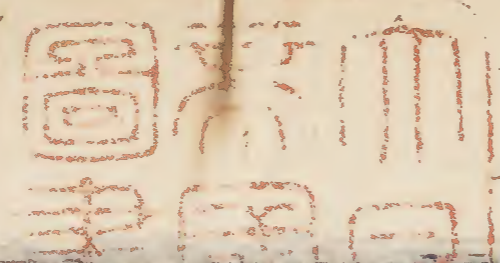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射

羣書要語

侯以明之書益稷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遜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八佾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可以觀德行矣射義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



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同上射不主皮為力
不同科古之道也八佾伊尹乃言曰若虞機張
往省括于度則釋太甲

古今事實

羿射九鳥

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

墮其翼淮南子

逢蒙射羿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

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鄭人使子濯

孺子侵衛衛人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

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庾

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

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

至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

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

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

矢而後反

離婁下

甘蠅貫虱

甘蠅古之善射者彎弓而獸伏鳥下弟子飛衛
學射於甘蠅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衛
曰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垂虱
於牖間南面而望之旬月之間浸大也三年之
後如車輪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
虱之心而垂不絕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
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衛一日相遇於野二人
交射中路矢鋒相觸墜於地而塵不揚衛之矢
先窮昌遺一矢既發衛以荆棘之端打之而無
差於是二人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列湯間

孔子觀射

孔子觀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子路
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
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
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
從流俗脩身以俟死絕句者不句在此位也蓋
去者半處者半常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
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絕句者不句在此位
也蓋勵有存者射義

由基穿楊

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馬左成十六楚有

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

中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

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

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誣右也夫去柳葉百步

而善之不以善息少氣衰力倦弓撥矢鈎一發

不中者百發盡息史周紀

彈人觀避

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宣公三年

猿能搏矢

楚王有猿自射猿搏矢而喜使養由基射始調
弓猿擁木而啼

射虎乃石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

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躍無跡渠

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况於人乎韓詩外傳

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

射之中沒鏃視之石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

居郡間有虎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

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為人長援臂其善射亦天

性也史李遠出獵見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旋
入寸餘細視之乃石周文曰可謂世載其德矣
北史

力可拒虎

李陵有廣之風力拒虎射命中注命中者所指
名處即中之

激矢殺子

後漢宋則為鄆陵令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
射弦斷矢激誤中子即死奴抱頭就誅則察而
怒之潁川荀爽深以為羨

善射不知

晉魏舒性好騎射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
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
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毓嘆
謝曰吾之不足知卿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射飛必中

琅琊郡公賀拔勝字破胡尤工武藝走馬射飛
十中其五六

康肅善射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

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瀝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

金坡遺事

古今文集

詩話

作詩嘲射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著梁歐陽詢作詩嘲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番覆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著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後帝見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疏也由是與詢有隙

啓顏錄

投壺

羣書要語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主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

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敢不敬從 投壺

古今事實

投壺而中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並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予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也以此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昭二十

激矢還反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能激矢還一矢百反謂之驍 西京雜記

雅歌投壺

祭遵為將軍取士皆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事可謂好禮悅樂

末箭中耳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為的對 聞見錄

雜著

論驍箭巧中

顏之推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
 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
 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
 周瓚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
 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
 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
 技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
 消愁釋憤時可為之 顏氏家訓

投壺格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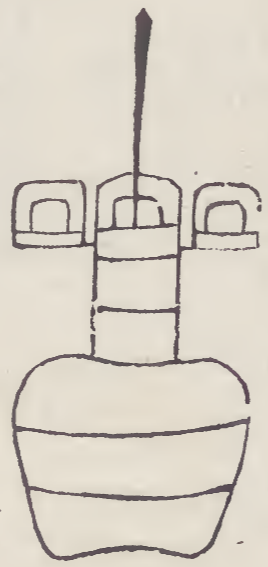
司馬君實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
 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
 勞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
 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為之節因以
 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權且寓其教焉夫投壺
 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
 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
 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體正端壹審固

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踈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卻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脩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爲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爲正也中正道之根抵也聖人作禮樂脩刑政主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爲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所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故聖人廣爲之術以救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荷矢之際性無粗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歟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歟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旣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也俯身伸臂挾巧取竒苟得而無媿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彼博弈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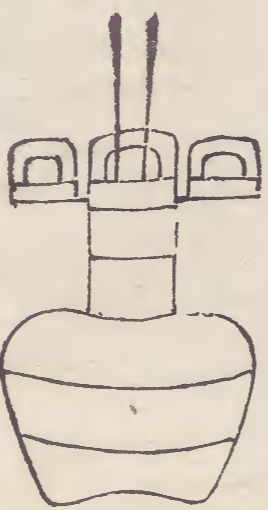
無所用心為之猶賢乎已况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可髣髴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為右是亦投瓊探闔之類爾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為右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僥倖者無所措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為賢苟不能全則積筭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筭多者勝少者負為圖列之左方并各釋其指意焉

有初 首箭中也君子作事謀始以其能慎始故賞之 **中** 第二箭以下連中不絕者



右十筭

右五筭



有初貫耳

假若有初箭仍貫

貫耳

耳小於口而能中之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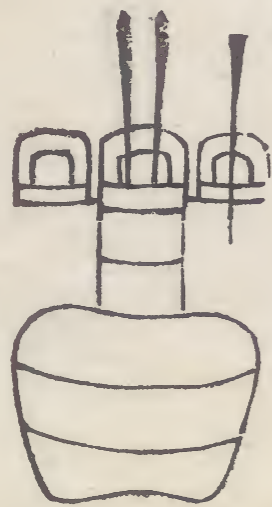
耳其筭別計

其用心愈精故賞之



右二十筭

右十筭



連中貫耳

舊圖初箭二籌其

散箭

若一箭不中次箭皆為

次每箭加二籌盡四箭而止甚

非勸功之

道今自二

箭前以下連

中不絕者皆賞之所以勉人於

不懈

右二十算

右一算

全壺

不以耦之算數多少皆

有終

末箭也靡不有初鮮克

勝之也若兩人俱全則

復計其餘

算以決勝

負夫為山

九仞功虧一簣全之實

難故君子貴之

右無算

右二十算貫耳倍之

亦謂之驕比皆俊猛意也

謂投而不中箭激反躍

捷而得之復投

而中者謂

其已失而復得

之不遠復善補過者也

故賞之若復投而貫耳其算別

計復投而不中者廢之右十算

橫耳

謂箭前加耳上舊五十籌

橫耳

橫加壺口舊五十籌同

偶然而橫非投

者之功何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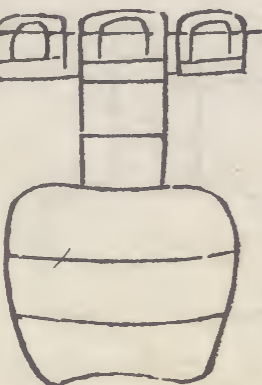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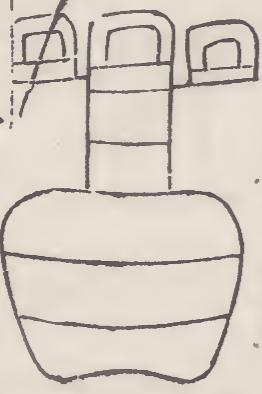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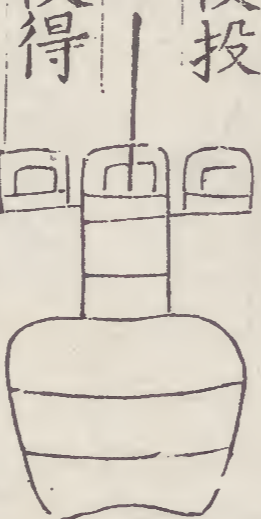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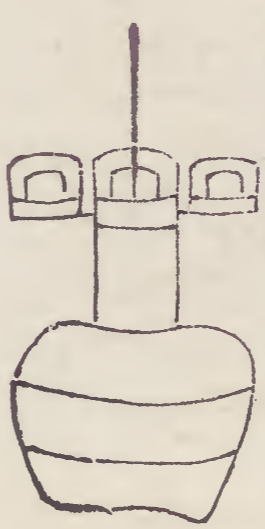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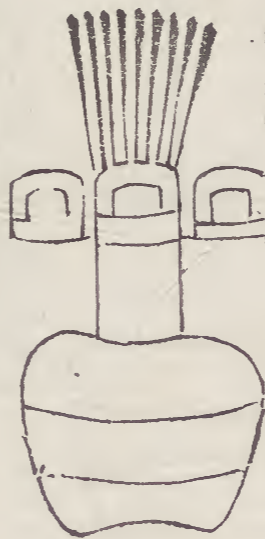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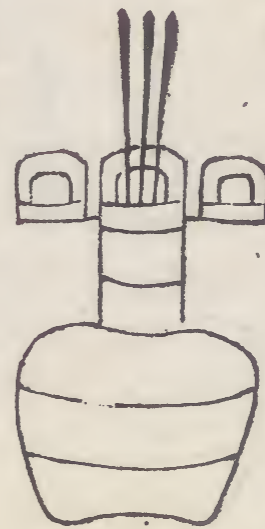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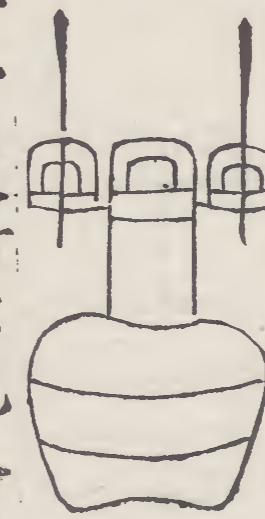
以賞若為後

箭所擊而墜地者與

不中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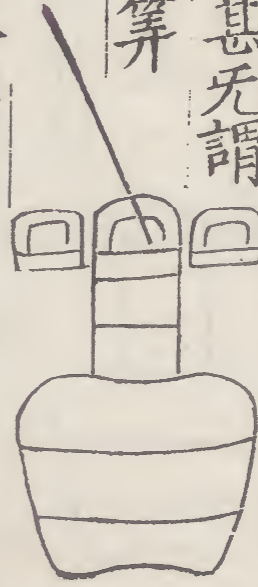
右依常算無賞

右依常算無賞



倚竿

箭斜倚壺口中舊十一籌傾邪險誠不在於善而舊圖以為奇箭多與之筭甚无謂也今廢其筭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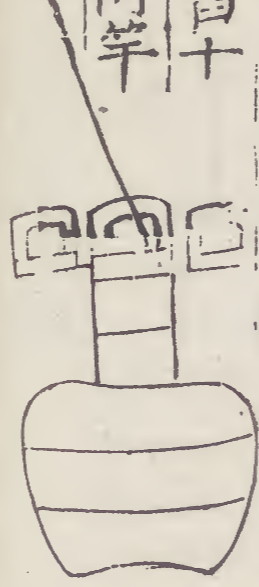
罰之亦異於不中

者故於連中全壺皆得通數若為右廢其筭

後箭所擊及自墜壺若耳中者復

龍尾

倚竿而箭羽正



向己者舊十五籌同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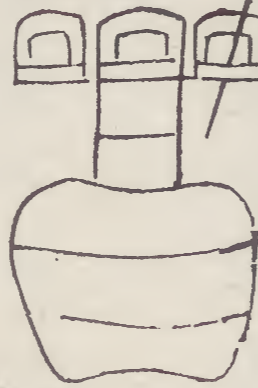
右廢其筭

貫耳不至地者舊十一

貫耳

舊十五籌同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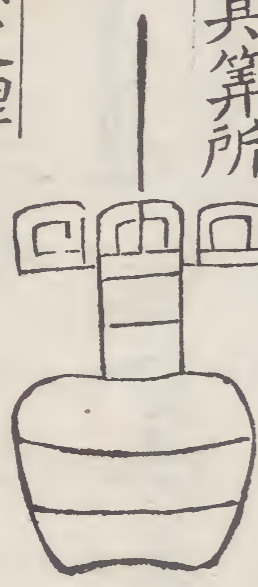
籌同倚竿



右廢其筭

倒中

舊百二十籌顛倒反覆惡之大者柰何為上賞今盡廢其筭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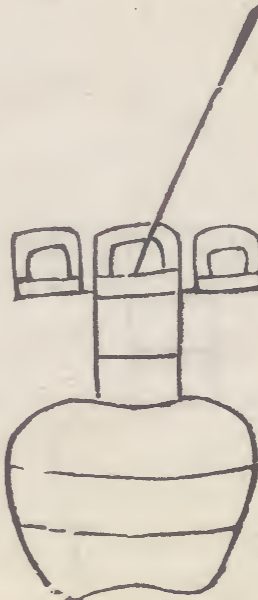


以明逆順之理

右壺中之筭盡廢

龍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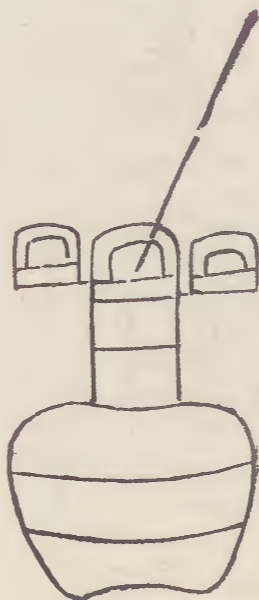
倚竿而箭首向正己者舊十八籌同倚竿



右廢其筭

狼壺

轉旋口上而成倚竿者舊十五籌同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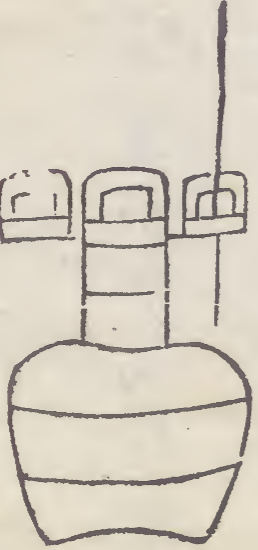


右廢其筭

右廢其筭

倒耳

舊不問籌數並滿同倒中



右壺中之筭盡廢

碁

羣書要語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語博奕

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孟子斷木為

碁椀革為鞠亦皆有法焉揚子胡旦曰以碁為

易則聰明者或不能以為難則愚下小人往往

精絕歸田錄

詩句

珍簾踈簾著奕碁杜聞道長安似奕碁杜

圍碁賭酒到天明白圍碁鬪白黑韓腹心受害誠堪懼唇齒生憂尚可醫康節

古今事實

堯舜教子

堯造圍碁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碁以教之其法非智不能也博物志

弈秋誨弈

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及

之矣告子下

彈碁之戲

梁冀少爲貴戚逸游自恣嗜酒能挽滿彈碁格五六博蹴踘意錢之戲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中角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撒碁

韋曜戒弈

吳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弈太子和以爲無益命韋曜論之

臨敵圍碁

迺熙中魏軍次于興勢假費禕節率衆往禦之東敏至禕許別求共圍碁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君且君信可人必能辨賊禕至敵遂退

王粲覆碁

魏王粲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

別墅圍碁

符堅率衆百萬次淮淝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別墅親朋畢

集方與玄園碁賭別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
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顧謂其甥羊曇曰
以墅乞汝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
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園碁
看書既竟便攝於床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
之徐答云小兒輩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
喜甚不覺履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弈具投江

陶侃爲荊州見佐史博弈具投之於江曰園碁
堯舜以教愚子博設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
此爲將吏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

觀碁爛柯

信安郡石室山晉時樵者王質伐木入山見二
童子碁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覺飢以所持
斧置坐而觀童子指謂之曰汝斧柯爛矣質歸
鄉間無復時人述異記

坐隱

王中郎以園碁爲坐隱在哀制中祥後客來即
用方幅爲會戲世說

手談

支公以碁爲手談 世說

有瓜葛

王導嘗共其子悅圍碁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尔耶

推秤決策

晉武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間杜預表適至華推秤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之荒淫驕虛宜亟討之

圍碁應答

殷仲堪在都嘗往看碁諸從在瓦棺寺前宅上

于時袁粲與人共在窻下圍碁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答如流圍碁不輟袁意傲然殊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

西南風急

謝密與客弈密西南碁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計密悟乃殺之 南史

弈碁賭郡

南史羊玄保爲黃門侍郎善弈碁宋文帝亦好弈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圍碁失眠

梁封漑爲侍中與武帝棊達旦或復失寢加以
低睡帝嘲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周始象戲

周武帝造象戲

方圓動靜

李泌元宗馳召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棊因使
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
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

東宮侍棊

順宗爲太子王叔文以善棊得侍東宮

婦姑手談

翰林棊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寓宿深溪之家
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瞑闔戶積薪夜聞姑謂
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
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姑曰予已北矣吾
止勝九秤耳遲明請問於姥顧婦曰是子可教
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之法積薪自是其藝
絕倫 集異記

冷暖棊子

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弈宣宗令待詔顧師言與

之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答曰第三手王子嘆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因獻玉棊局冷暖玉棊子玉性冬則暖夏則冷

弈棊諱敗

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弈棊敗則手亂其局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家無妻兒唯貯白金十錠為他人所有

續世說

偽為不勝

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肴棊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偽為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

嗜利者悉與之狎 續世說

假棊濟貧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棊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候我筭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棊何不獻賂而自求退乃獻中金三錠獲免

北夢瑣言

挾詐常輸

蘇子瞻云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者常侍 上
棊 太宗饒玄三子玄常輸一路 太宗知玄
挾詐不盡其藝也乃謂之曰此局汝復輸我當
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 太宗曰汝亦詐也
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汝於泥中既
而局平不勝不負 太宗曰我饒汝子今而局
平是汝不勝也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
中尚有一子 太宗大笑賜以緋衣 荆公詩注

棊子役心

丁晉公好釋老又酷嗜弈棊中堂退食對局以

夜繼日一日問李昉虛心之法對曰請侍中弼
諧之外勿於棊子役心虛已半矣公曰如子之
言何止於棊凡有所著則不虛矣 該聞錄

不能著棊

林和靜每曰逋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擔糞與
著棊 墨客揮犀

古今文集

雜著

弈旨

班固

北方之人謂棊爲弈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

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
効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
設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
起障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頽
壞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
行田單之竒要厄相切割地取賞蘇張之安參
分有勝怒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
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上有天地之
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
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原弈

皮日休

問弈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作
爲是信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弈爲藝也彼謀
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
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
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兵甲而奔北焉
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存彼失此
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僞也若然者不害
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僞則亂是弈之必
然也雖弈秋荐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之夫堯

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
耳目者矣豈區區出其纖謀小智以著其術用
爭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服以堯之仁苗之慢
堯兵而熠之由羅人殺鵩鷖人烹鯢鮪者矣
然堯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
德然後有苗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能
以害詐之心爭偽之智用爲戰法教其子以伐
國哉則弈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害詐爭偽之
道當從橫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豈曰堯哉

序碁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余二弟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
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
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
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
以別焉房由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
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
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
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
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視之以思其始則皆類
也房子一書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

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馬而上
下馬而下貴馬而貴賤馬而賤其易彼而敬此
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其異房
之貴賤於茲綦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
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而使之擊觸
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
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綦
者故序

博奕論 見博門

圍綦賦

馬融

略觀圍綦法於用兵三尺之局為戰鬪場陳聚
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常據四道
守用依傍緣邊遮列徃徃相望離離馬目連連
鴈行踔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
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離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
不固為所唐突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
先後并沒計功相除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拾綦
欲疾營或窘之無今詐出深念遠慮勝乃可必
古詩

用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葉侯越著姓胄出實楚葉縉雲雖窮遠冠蓋傳
累葉心大有所潛肩高未嘗脅飄飄凌雲意強
禦莫能懾辟雍海環流用汝作舟楫開曾出妙
義可發矇起魘調如太阿鋒誰敢觸其鉞聽之
心凜然難者口因嚙搏飛欲戕戕鍛墮今跼跼
忘情塞上馬適志夢中蝶若金靜無求在冶惟
所挾載醪但彼惑饋漿非我謀經綸安所施有
寓聊自愜碁經著在手碁訣傳滿篋坐尋碁局
打側寫碁圖貼携詩山林屐刺擿溝港艤一枰
嘗自副當熟寧忘筴反嗤襍穢子但守一經笈
亡羊等殘生朽筴何足摺歡然值手敵便與對
已筴縱橫子墮局膈膊聲出堞樵夫弛遠擔牧
奴停晏饁傍觀各技癢竊議兒女躡所矜在得
喪聞此更心慄熟視籠兩手徐思撚長鬣微吟
靜愔愔堅坐高帖帖未快巖谷叟斧柯掌爛浥
趨邊耻局縮穿腹愁危業或撞關以攻或覷眼
而摩邊腹關眼皆碁訣也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
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閑暇伐事先和燮
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見形勢驅除令
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總攝或僅殘尺寸如

黑子著靨或橫潰解散如尸僵血喋或慙如告
亡或喜如獻捷陷敵未甘虜報仇方借俠諱輸
寧斷頭悔誤乃批頰終朝已疲精既夜未交睫
翻然悟且嘆此何宜劫劫孟軻惡妨行陶侃懲
廢業揚雄有前言韋曜存往牒晉臣抑帝手按
侯何啻涉定公八年涉它按衛侯之手衛侯怒
冶城子爭道拒父乃如輒爭也實逆德豈如和
鬪怯藝成况窮苦此殆天所厭如今劉與李倫
等安可躡試令取一毫亦乏寸金鑷以此待君
子未與回參協操具投諸江道耕而德獵

觀碁歌送儂師西遊

自從仙人過樵子直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身
付餘普百變千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
見搏擊三秋兵鴈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
皆驚行盡三湘不逢敵終日饒人損饑格藹藹
京城在九天賭取聲名不要錢

揚之美彈碁局歌 劉貢父

漢皇初厭蹙鞠勞侍臣始作彈碁戲東方諸公
盛得名魏文邇來稱絕技後宮粧奩仍可爲客
著葛巾尤更竒誰令朱墨異貴賤百世紛紛無

已時君從何處得此局石理温華瑩寒玉山形
四隕澗谷深別將望秦森在目少年博戲日益
新古事不復傳今人君能興此亦先覺辟雍老
儒悲絕學

律詩

池上

白居易

山僧對碁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見時聞下
子聲

觀碁

邵堯夫

未去交爭意難忘勝負心一條玄妙路徹了沒
人尋

寄碁客

鄭谷

松窻揪局穩相顧思皆凝幾局賭山果一先饒
海僧覆圖聞夜雨下子對秋燈何日無羈束期
君向杜陵

觀碁

杜荀鶴

對面不相見用心如用兵筭人常欲死顧已自
貪生得勢侵吞遠乘危打劫贏有時逢敵手當
局到深更

碁

裴說

十九條平路言平又險噦人心無筭處國手有
輸時勢過流星遠聲乾下雹遲臨軒纔一局寒
日又西垂

碁

高輦

野客圍碁坐措頤向暮秋不言如守默設計似
平讎決勝雖關勇防危亦合憂看他終一局白
却少年頭

觀碁

陳元輿

黑白旋盈盤分途各占寬縱高無盡幸遇敵始
知難對面心千里藏機勢萬般寄言當局者踈
失早須看

弈碁

洪玉父

荆璞玉爲子井文揪作枰有求唯別墅不喜得
宣城跼跼飛鳶墮丁丁代木聲破愁逢一笑無
地著虧城

不作丹朱戲難禁清晝長敢言白玉局聊取紫
羅囊角道空傳記乘除自有方兒童爭畫紙謾
學老夫狂

眉山非快手奕勝亦欣然變態一翻覆幾微係
後先陶公慮太過雪女慧堪憐張弛誠吾道斯

文許爾賢

碁

王介甫

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羸戰罷兩奩
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

送國碁王逢

杜牧

玉子紋揪一路饒最宜簷雨竹蕭蕭羸形暗去
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塵
兵不羨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局
上銷

碁

歐陽炯

碁理還將道理通為饒先手却由衷古人重到
今人愛萬局都無一局同靜筭山川千里近閑
消日月兩輪空誠知此道剛難進况是平生不
著功

弈碁

黃魯直

偶無公事客休時席上談兵校兩碁心似蛛絲
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湘東一日誠甘死天
下中分尚可持誰為吾徒猶愛日參橫月落不
曾知

因與西廳參政侍郎弈碁予輸紙筆

硯三物以詩見徵屬宣毫適盡但送
蜀牋端硯繼以此章

多年燥吻蒼苔砌禿盡江南石上毫五色蠻牋
猶有剩一拳端石豈勝勞蕭齋幸預談賓末謝
墅深降弈思高微物供堂正猶豫丹青筆下枉
風騷

又以建茶代宣筆別書一絕

青管演綸都已竭文揪爭道恨非高輒將北苑
先春茗聊代中山墮月毫

象戲

程伯淳

大都博奕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
周戰法偏裨曾備漢官名中軍八面將軍重河
外斜尖步卒輕却凭紋揪聊自笑雄如劉項亦
閑爭

詩話

弈碁廢事

令狐相薦李遠為杭州宣宗曰聞李遠有詩云
長日惟消一局碁此可使治郡耶對曰詩人之
言不足實也乃薦遠廉察可任

碧溪詩話

賦觀碁詩

宜春王從謙李璟之第九子好學善爲詩璟於苑中與宰相弈碁從謙在焉令賦觀碁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沉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知易失守分固難侵若筭機籌處滄溟想未深

江南野錄

人遲已速

仁廟時有李重恩善弈碁冠絕當世然形神昏憊時人謂之李憨弈碁之外一無所曉與人對弈坐而昏睡人精思久之方下一子重恩開目隨手應之皆出人意表善品碁者以爲重恩在王積薪之上賈玄之下荆公詩嘗用之

忘情苦思

介甫有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羸則圖適性忘慮之語信有證矣若魯直與碁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著與介甫措意異矣

漁隱叢話

輸碁賦詩

荆公在鍾山下碁薛昂門下與焉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荆公爲代作今集中所謂薛

秀才者是也薛既宦達出知金陵或者朝以詩
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荆公座上賭梅詩而今又
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碁薛書名似丐字故
人有乞兒之說 吳曾漫錄

荆公碁低

荆公碁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
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
思勞神不如且已與葉致遠敵手嘗贈葉詩有
垂成中斷之句是知公碁不甚高詩又云諱輸
寧斷頭悔誤仍博頗是又未能忘情於一時之
得喪也 遯齋閑覽

作碁隱語

荆公在鍾山與道士弈碁道士作數語曰彼亦
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
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特碁隱語也 冷齋
夜話

聞落子聲

東坡云予素不解碁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
人皆闔戶晝寢獨聞碁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
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
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

爲厭也因作詩云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
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碁者戶
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揪坐對誰究此
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
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就枕閱碁

東坡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
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
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碁盤著一色黑子昔
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著時自有輸贏著
了並無一物歐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
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柰客思
家殆類是也

升坐說碁

僧寶傳云浮山法遠禪師歐公造其室以與客
碁遠坐其傍歐公收局請遠因碁說法乃鳴鼓
升坐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
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
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
節與虎口齊張局破後徒勞連幹所以道肥邊

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麓則時時
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羸局輸籌即不問且
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
十九路迷誤幾多人歐公嘉歎久之 漁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二

前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三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藝術部

博塞

先代反

羣書要語

說文云行碁相塞謂之塞鮑宏塞
經曰塞有四采塞四乘五是也至

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晏類要世之糾率
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樗蒲經云一
有賭兩人以上須置囊合依條檢文書了投錢

入囊家亦謂之錄事塵史博局戲六著十二碁

古者烏曹作博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

通之路說文鮑宏博經琨蔽玉著也各投六著

行六碁故云六博用十二六碁白六碁黑所擲

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

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

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意錢者何承天纂文曰

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見上樗蒲

經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

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

遇退六踏馬則一馬可踏三馬故世指不循理

者謂之踏坑塹云塵史

古今事實

博塞亡羊

臧與穀相與牧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

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亡羊均也

提殺太子

漢吳王濞太子孝文時入見得侍皇太子欲博

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博爭道不恭皇太子

引博局提殺吳太子遣其喪歸吳王愠曰死長

安即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由是怨望

自通博徒

漢爰盎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洛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者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緩急人所有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亡為辭天下所望者唯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

格五待詔

吾丘壽王以格五召待詔

製雙陸局

博陸采名也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至唐未有葉子之戲未知誰置遂加骰子至六骰合作投投擲之義今作骰非聲譜

南風不競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即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三
三
牧豬奴戲 見棊門

在艱戲擲

晉袁耽字彥道有才氣倜儻不羈桓温少時遊于博徒資產俱盡猶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求濟於耽耽時在艱以誠告焉耽略無難色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以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

得雉得盧

宋顏師伯爲侍中孝武與樗蒲帝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伯遽斂手曰幾得盧爾曰師伯一輸百萬

喝子成盧

宋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援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旣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

本傳

一擲百萬

南史桓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劉毅家四壁而一擲百萬以為英雄小遇鵝炙乞丐如奴婢孰謂英雄以一鬻動其心哉后山理究

馬策爛朽

有人山行見洞中二老翁樗蒲以馬策拄地觀之俄鞭爛鞍朽與樵人爛柯事相類異苑

賭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臣紫絕袍為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比公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向家奴衣之從馬而去集異記

雙陸不勝見皇后門

四緋轉敗

飾四以朱者明皇與貴妃采戲將比唯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連呼叱之骰子死轉而成重四

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事始

判僧賭錢見僧門

古今文集

雜著

戒博弈論

韋曜吳人

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懼名稱之不立故勉精厲操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勞身苦體契闊勤思是以上式立志於耕牧黃霸受道於囹圄山甫勤於夙夜吳漢不離公門豈其游惰哉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翫博弈至或賭及衣物徒棊易行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技非六藝用非經國以變詐為務以劫殺為名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今大吳受命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枰之木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今世士移博弈之力用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計智是有良

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書博奕論後

黃魯直

涪翁放逐黔中既無所用心頗喜弈碁紹聖四年八月丁未偶開韋昭博奕論讀之喟然以為真無益於事誠陶桓公所謂牧豬奴戲耳因自誓不復弈碁自今日以來不信斯言有如黔江云

觀博

劉禹錫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集作遲余觀焉初主入執握槩之器寘于奩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則集作即次有博齒齒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日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詔之是日客抵骨于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趣集作趣其去如脫集作脫事先趨起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俾集作俾我但分曹道迫自旦至于日中吳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集作促如有情焉如或憑焉悉詈之不洩又從而

齟齬蹂躪之莫顧其十目之咍讓也乃曰非余
術之不工是朽骸者不余畀也請刷耻于弈棊
主人促命燭以續之驚神默計巧竭智匱主進
者書勝負之數于牘視其所喪又倍前籍焉觀
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詬棊而抵枰矣既乃
恬而不恤赧然有失鵠求身之色人咸異之子
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是已從人者制於人
枯棊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所處之勢
異耳是知當軸者易生嫌而退身者易為譽易
生之嫌不足貶也易為之譽不足多也在集作
辨其所處而已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
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
者以穴骰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
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座客有為尉
掾而止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
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歛升于上位者大凡得
失酷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
達人以生死為勞息萬物為一馬果如是吾今

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真爲貴者乃數年
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
其歸於偶也同列禦寇叙穆天子夢遊事近者
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猶且竊爵位
以加人或一瞬爲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
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邪因條所置進身
職官遷黜之目爲選格序

塞賦

邊孝先

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
救寐絕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因通之極
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略舉其指歸以
明博奕無以尚焉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
用物也約其爲樂也大猶土鼓塊抱空桑之瑟
質樸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
四道交正時之則也棊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
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乍存
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隅方折禮之
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
局平以正坤順德也然則塞之爲義盛矣大矣
廣矣博矣質象于天陰陽在焉取則于地剛柔

分焉施之于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
覽其成敗為法式焉

古詩

今夕行

杜甫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
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憑陵大叫呼五白袒
跣不肯成臬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
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
萬

律詩

觀雙陸譜有感

朱元晦

近從新譜識臬盧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
閑過了更教人笑牧豬奴

詩話

欲見玉纖

張祐杜牧之同燕有屬意者索骰子賭酒牧之
微吟曰骰子逡巡累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
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墜髻鬢還應露指尖

墮落坑塹

鄭都官詩有能銷永日是樗蒲坑塹由來似宦

途之句蓋樗蒲所難者在於過關以前後為坑
塹畏墮落耳塵史

倡優

覆射 雜劇附

羣書要語

倡優下賤

賈誼策

不根持論上頗

俳優畜之

東方朔傳

古今事實

斬俳優

魯定公十一年夾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
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
穀梁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

齊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於是斬之
家語

優旃休居

秦優旃始皇置酒天雨陛楯者皆霑寒優旃曰
汝欲休乎皆曰幸甚有頃優旃臨檻大呼曰陛
楯郎汝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始皇
使得以半相代太史公曰優旃臨檻疾呼陛楯
得以半更豈不偉哉史記

門高作亂

唐莊宗好優優者郭從謙優名門高為從馬直

指揮使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不得進還洛欲復東扼汜水其日門高作亂從樓上射中莊宗崩五方人聚樂器焚之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譏帥臣貪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宴伶倫戲作綠衣人大面如鬼狀或問何爲者答曰吾宣州土地神問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因得至此

南唐近事

武襄優戲

韓魏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寓焉易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意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易謝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韓別錄

以儒爲戲

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以夫子爲戲賓客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爲戲文宗遽令止之笞伶人以懲其無

禮魯哀公以儒為戲尚不可况敢及先聖乎東
朝驚歎白於上而禁止之此戲遂絕揚公談苑

斥慢先聖

孔道輔使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為戲公赧
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之墓誌元
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
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為
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有此詔付伶官于理
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公曰天子春秋鼎盛
方且尊德樂道賤工乃爾褻慢而不治豈不累

聖德乎聞者嘆服澠水燕談

笑不為優

王荆公知常州對客未嘗有笑容一日會客倡
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恠之有客乘間啓公公
曰疇昔席上偶思咸常一卦自喜有得不覺發
笑耳遜齋閑覽

射蜥蜴寄生以王孫覆射

漢東方朔武帝使諸倡射覆置守宮盆下皆不
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
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脉

脉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幸倡
郭舍人滑稽不窮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
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廼
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窠藪也舍人曰
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
樹為寄生盆下為窠藪上令倡監榜舍人云云

射有酒食

吳趙達嘗過知故知故為具食曰倉卒乏酒肴
如何達取盤中雙箸再三縱橫之曰卿東壁下
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主人慙
曰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

射燕蜂蜘蛛

魏管輅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餞之
原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覆射卦成輅曰
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
張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
毒得秋乃化蜂窠也第三物殼觶長足吐絲成
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蜘蛛也舉坐驚喜

射鼠生三子

唐袁客師天網子也高宗置一鼠子于奩令術

家射皆曰鼠客師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

射橘蜂石龜

趙晉公在中書聞丁文果善覆射召至函置一物令文果射文果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列四旁其中有一物猶帶洞庭香發函視之乃用曆日第一幅裹綠橘一枝也又太宗置一物器中令文果射亦書四句云藹藹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射云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要縮頭不能入

腹乃壓書石龜也

王壺清話

平城傀儡 以下係雜劇

傀儡子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陳平訪知閼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史家但云祕計鄙其策下耳後翻爲戲其引歌舞者白郭郎禿髮善謔笑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 樂府雜錄

吞劍走索

張衡西京賦云烏獲扛鼎都盧尋撞衝狹鸞濯

曾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注卷
簞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鸞濯以
盤水置前坐其後踊身張手跳前以足偶節踰
水復却坐如鸞之浴也揮霍謂丸劍之形也索
上長繩繫兩頭於梁舉其中央兩人各從一頭
上交相度所謂儻絙者也又注狹以草為環插
刀四邊伎人躍入其中曾突刀上如煙之飛躍
水也跳弄也丸鈴也揮霍丸劍上下貌

分身吐火

張衡西京賦竒幻儻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

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注竒幻謂幻人能
分一身作數人或吞刀或吐火或起雲霧或畫
地成川河

金刀厭虎

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幻制蛇虎常佩赤金刀及
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
往厭之術不行遂為虎所食

掌上舞

梁王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甚有新
致姬妾列有彈箏陸大喜鹿角爪長七寸舞人

張淨琬鬻圍一尺六寸人推能掌上舞 三都賦注

反腰帖地

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梁王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同上

戒造戲具

工部尚書段綸奏召巧士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籍

古今文集

雜著

傀儡故實

顏之推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禿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世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禿爾 顏氏家訓

諫伶人為近侍疏 李綱 文粹

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廁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衣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既招物議大毀彝倫有

國有家者以爲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
業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
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固非
創業垂統貽則子孫之道也

書三笑圖後

蘇子瞻

近於士人處見石恪畫此圖三人者皆大笑至
於冠履衣服手足皆有笑態其後三小童罔測
所謂亦大笑世言侏儒觀優而笑或問其所見
則曰長者豈欺我哉此畫正類此寫呈欽之兄
想亦當捧腹絕倒撫掌盧胡冠纓索絕也

古詩

險竿歌

顧况

宛陵女兒擘手飛長竿橫空上下走已能輕險
若平地豈肯身爲一家婦宛陵將士天下雄一
下定却長梢弓翻身挂影恣騰踏反縮頭髻盤
旋風盤旋風撒飛鳥驚猿遶樹枝裏裏頭上打
鼓不聞時手蹉脚踏蜘蛛絲忽雷掣斷流星尾
矐睽劃破蚩尤旗若不隨仙作仙女即應嫁賊
生賊兒中丞方略通變化外戶不扃從女嫁

險竿行

柳曾

山險驚摧輶水險能覆舟柰何平地不肯立走上百尺高竿頭我不知爾是人邪復徇邪使我爲爾長嘆嗟我聞孝子不許國忠臣不愛家爾今輕命重黃金忠孝兩虧徒爾誇始以險伎悅君目終以貪心媚君祿百尺高竿百度緣一足參差一家哭險竿兒聽我語更有險徒險於汝重於權者失君恩落向天涯海邊去險竿兒爾須知險徒欲往爾可思上得不下下得上我謂此輩險於險竿兒

西涼伎

白居易

西涼伎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刻木爲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貼齒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萬里紫髯深目羌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詞道是涼州未陷日安西都護進來時須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絕歸不得泣向獅子雙涕垂涼州陷沒知不知獅子迴頭向西望哀吼一聲觀者悲貞元邊將愛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娛賓犒士宴監車獅子胡兒長在目有老征夫年七十見弄涼州低面泣泣罷斂手白將軍主憂臣辱昔所聞柰何仍看涼州伎取笑恣歡無所

愧縱無智力未能收忍取西涼弄爲戲

擬寒山拾得

王介甫

傀儡祇一機種種無根栽被我入棚中昨日親
看來方知棚外入擾擾一場歎終日受伊謾更
被索錢財

律詩

窟磊子人

梁鎰 英華

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
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

傀儡

楊大年

後山語錄云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爲笑

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琅璫若教鮑老
當筵舞轉更琅璫舞袖長

傀儡

黃魯直

萬般盡被鬼神戲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
安脚處從他鼓笛弄浮生

上竿伎

晏同叔

石林詩話舊中書南廳壁間題此
詩當時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嘗

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
留誦詩久之亦不能無意也

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倒駭傍人漢陰有叟
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

藏楸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夏英公
為判官一日錫宴齋宮優人有雜
手藏楸者公顧英公曰古人無詠
藏楸詩請賦一章英公為一絕云
舞袖桃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
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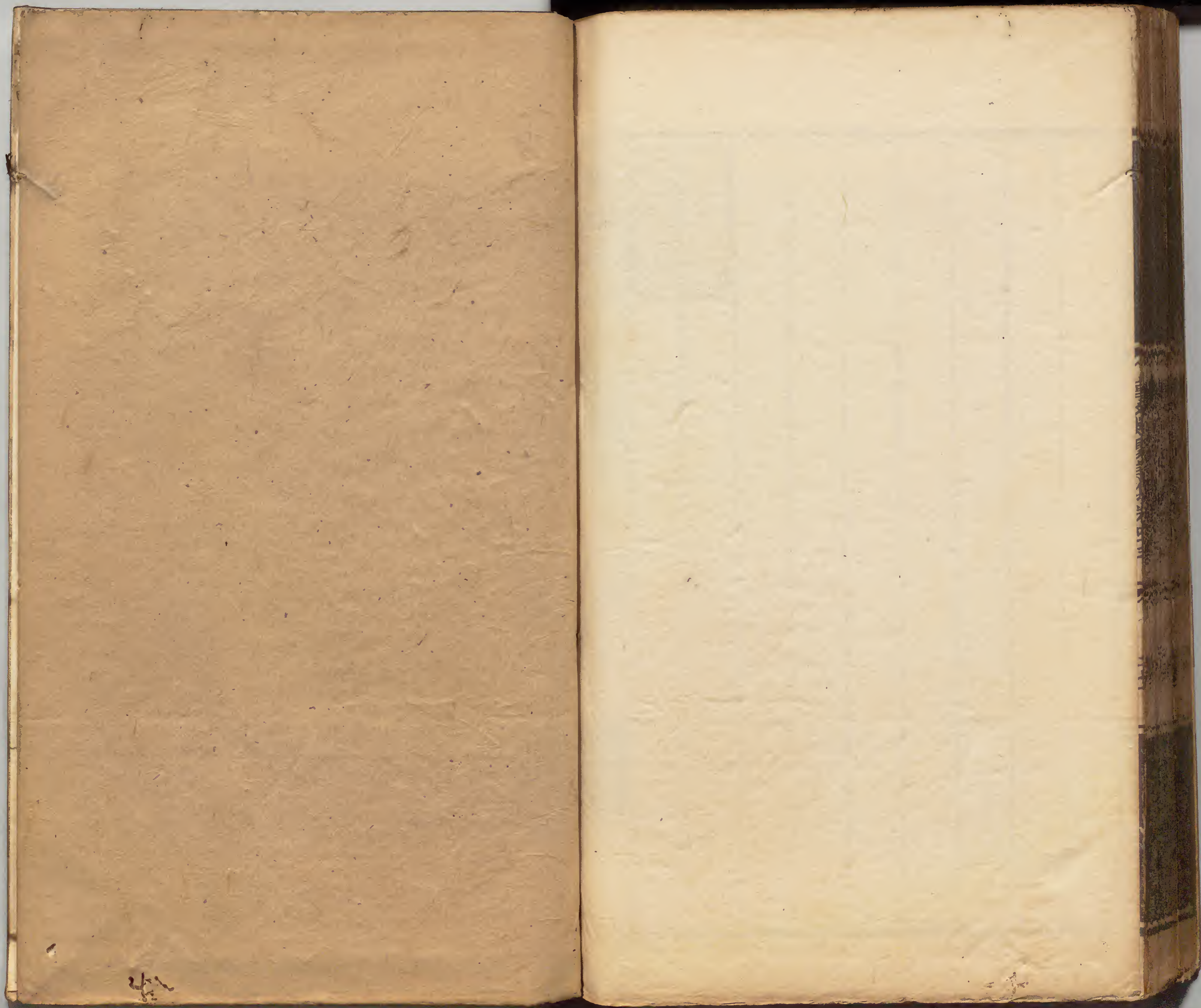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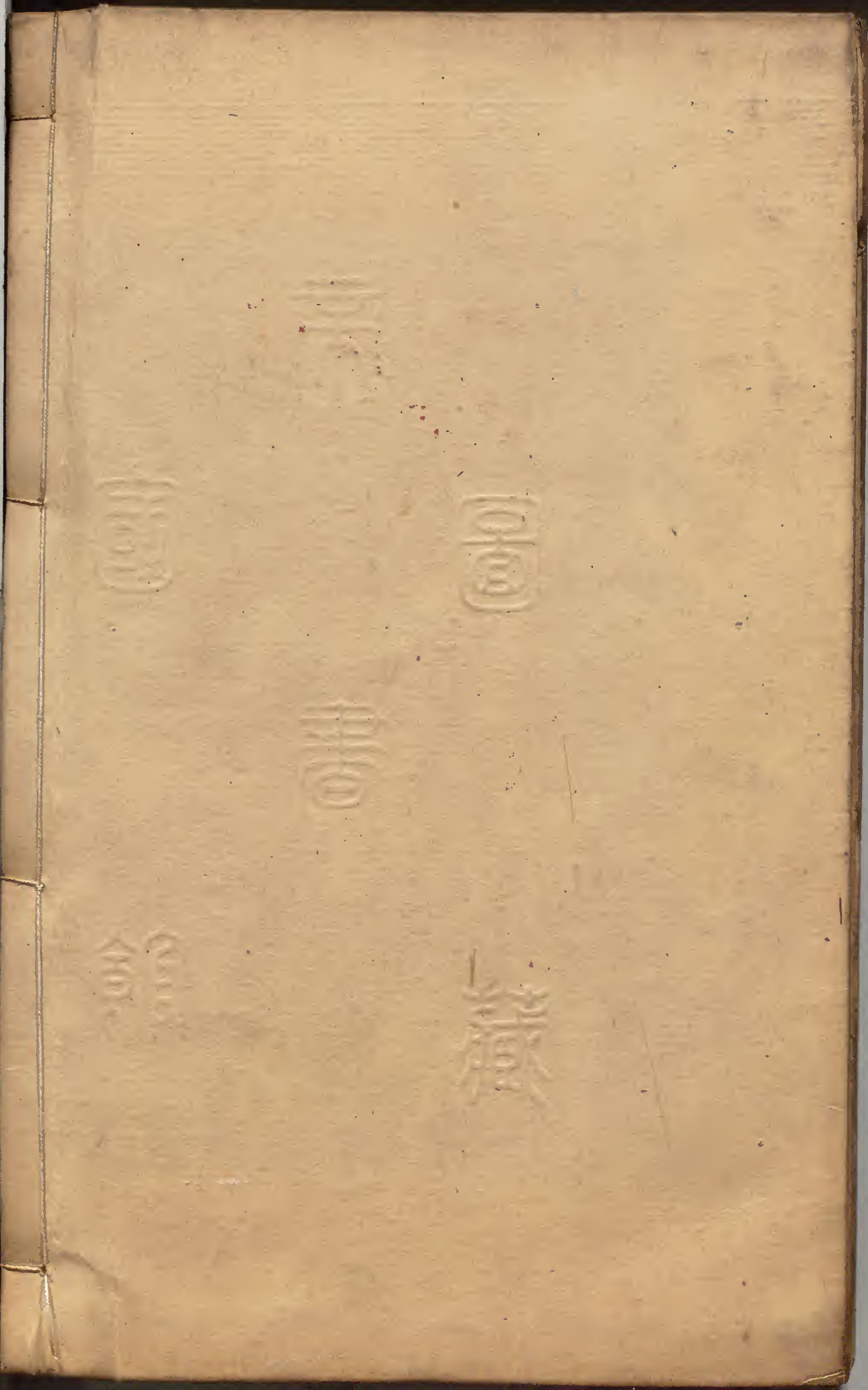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三

前集



左
561
之



皇
 清
 文
 庫
 藏
 書
 印